

漫话华西坝“五大”时期学生课外鸿泥（续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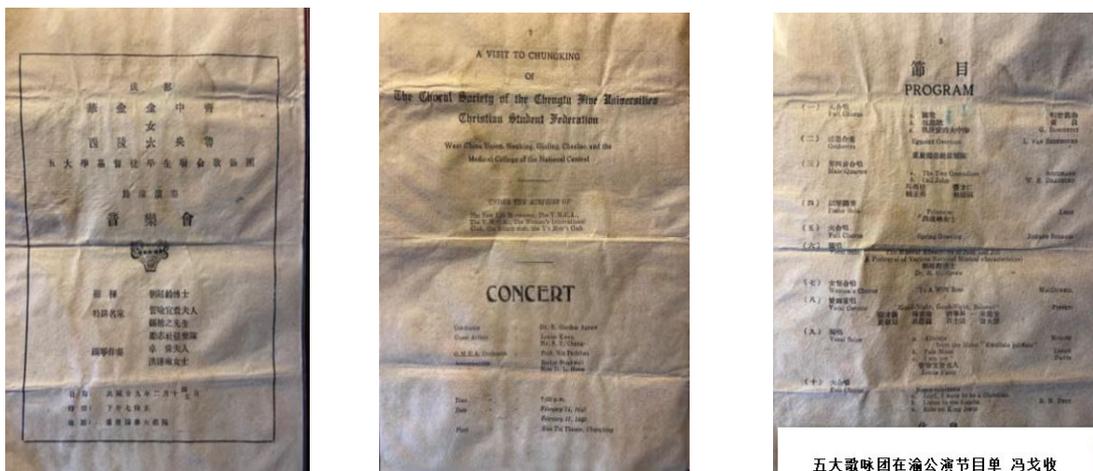
金开泰

五、文艺活动。当时坝上的文艺活动非常丰富、经常，有歌咏、管弦乐，戏剧包括话剧、国剧、平剧，英语剧等。有五校联合办的，有各校的，有院、系的，有年级的，也有团契的，多姿多彩，为展现学生的才华，改善学校校风，丰富学生的生活起到了无比重要的作用，在成都甚至全川都具有很高的水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重视。文艺除供师生职工娱乐外，在当时许多正式的演出还担负了募捐筹资的重要任务，为缓解各方面的经费困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歌咏：各校都特别重视，金大歌咏团 1942 年 11 月 17 日在成都恢复，名誉团长是陈景唐校长，它是金大团结的表证，是金大生活中辉煌的一页。陈竹君、朱汇源、司乐堪诸先生分任顾问。12 月 1 日 晚上当“我所爱的大中华”的歌声轰动了冷静的坝子，多少人在教育学院前注视着，主席说“教会大学不能没有合唱团的组织，合唱团就是学校灵魂的一部分，现在我们的时机已经成熟。……”（金大校刊 315 期）齐大刘校长 1941 年 4 月 24 日举行盛大茶话会招待 60 余位歌咏团的同学，从宏大的声浪中说明音乐和歌咏在教育上的重大功用和学校扶掖学生课外正当活动的用意。刘说自己是一介极端的音乐和戏剧的爱好者，在校人人知道他的名字，不是别的，是因为他能唱。大家畅叙，表示一定要办好歌咏团。（齐大校刊 1941. 5.14 8、9）

五大歌咏队原为中大等五校组成，后来燕大代替了中大医学院，仍称五大歌咏团。每年招收新团员，曾达 180 人。1940 年 2 月 10 日，正是我国过年的时候，五大学歌咏团为筹集难童经费，受宋美龄电邀到渝公演。领队兼指挥为 Agrew，刘氏为牙医学院教授，演员计 80 余位。途中在内江住了一夜，于 11 日到重庆，住在宽仁医院。12 日至 14 日间，除了每晨练唱外，午后有陈部长立夫、吴市长、青年会、世界学联的轮流欢宴同播音，生活快乐而紧张。15 日晨，同赴中央广播电台途中，同学们欢唱旗正飘飘一曲，歌声美妙，引得路旁的市民都对我们投来惊疑的目光。广播完毕后，该台招待同学们吃早点。14、15 两日晚，演奏抗战歌曲和歌剧，节目分三种，大合唱、独唱，全国知名的励志社管弦乐队、

合唱。曲中有“我爱我的大中华”、抗战歌、家乡等。最受欢迎的管喻宜宜的独唱。对于管夫人熟练的技术，婉转嘹亮的歌唱更是惊叹不已。洪达琳女士的钢琴独奏也很精彩，博得不一般的好评。16日晚表演弥赛亚曲，到会的人更不少，休息时间中，有几位难童代表保育院送花篮、致谢，观众都鼓掌欢迎。孔院长向一般观众介绍这个歌曲的起源及其现在对我国的意义，于是更引起一般观众的兴趣。掌声中又唱了“哈利路亚”，观众才渐渐地散了。17日加了一个歌唱喜剧，80余人的面孔画得五光十色，无奇不有，让观众捧腹大笑。王俊卿女士在剧中扮演一个拥肿肥胖的黑种女人，她的化妆技术异常地巧妙，所以引的观众哄堂大笑。19日晨，全体就匆匆地返蓉了。这次演奏的结果，得了一万余元，除了一切应有之开销外，捐了一万元给难童。（黄振圻 金女校刊 1940年4月）下面是集邮爱好者口腔医学院冯戈收藏的当时的门票，印有演出节目单。



1943年金女、齐大、金大、华大四大学举办春季音乐大会，于3月18、19、20日午后六时分别在暑袜街礼拜堂和华大体育馆举行了三场演出。大会特聘：张岳军、黄季陆、邓锡侯、潘文华、万耀煌、任觉五、黄仲翔、郭有守、余中英、方超、徐思平、陈静珊、张凌高、陈裕光、吴貽芳、汤吉禾等为顾问。演奏内容有国乐——南胡独奏、琵琶独奏、笙管独奏、（夜月乌啼、平沙落雁、战场行）奥乐合奏；西乐——小提琴独奏、大提琴独奏、钢琴独奏、大小提琴奏、钢琴三重奏、合奏；声乐——女高音独唱、女中音独唱、男高音独唱、男中音独唱、四部合唱、二重四部合唱，各大学歌咏团轮流大合唱。票价：10、20、30、50、100、200元。18、19日收入为青年馆设备经费；20日为牙医学院25周年序幕演奏募奖学书刊经费。（齐大校刊 1943.3.30）1945年6月28、29日

由华西坝五大学歌咏团排练的“吉普赛流浪汉”在事务所公演。每年的圣诞节连续上演“弥赛亚”已经成定制。

管弦乐在坝上也很兴盛，曾在坝上举行过几次公演。1943年各大学联合组成管弦交响乐团，团员30余人，请金女大教授沈祖英、赛德曼女士、燕大的斐雅瑟女士等担任荣誉会员，由范应芬主持团务，Miss. Graves 充任指挥。1944年12月8、9日在事务所礼堂举办了张捨之提琴演奏。记载称：

节目不能不使人感到演出的豪爽。第一曲是莫扎特的第一奏鸣曲，跟着就是音乐鼻祖巴哈的竞奏曲，巴哈的作品不但练习不容易，就是对于音乐修养浅的人也不容易欣赏。休息过后又是韩德尔的第一奏鸣曲。在此三大乐曲中，最值得提的是第二曲。竞奏曲的钢琴伴奏苏德兰教授，第一乐章均恰到好处，使人感到轻松愉快。最后以五支小曲做结尾，其中以Raff的“小歌谣”及俄国最伟大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小歌”为佳。最后的“流浪者之歌”为演奏者最得意的一曲。最初四声G弦上的悲鸣，颇有漂泊街头的感觉，此曲因颇流行，故甚得听众欢迎，曲未跳弓与快弓虽稍觉紊乱，但可见演奏者对此曲曾下过相当功夫。（祺芳 燕京新闻 1944.12.10-4）

五大英文系联合排练法国名剧（The Admirable Crichton），请金女大英文系主任Dr Kirk 导演，在华大体育馆公演。1945年5月30、31日为筹募泸州从军同学参军慰劳经费，在青年馆演出英国名剧“到自然去”。

各大学除联合组成歌咏团演出外，本校的歌咏团在华西坝、成都也很活跃。如1943年齐大歌咏团在暑袜街礼拜堂举办了新年音乐会第三次两日大公演。团员70余人。有大合唱：民族歌手；家乡；成吉思汗军歌；行军乐；民族至上；抗战到底；空军驱逐曲；念故乡；伏尔加船夫曲；同护江山；女青年战歌；安眠曲。演奏：冷竹琴夫人，叶绍序先生，杜枝小姐独唱，张舍之先生小提琴，俞鹏先生大提琴，胡惜苍小姐独奏，叶怀德先生独奏、三重奏。（燕京新闻 1943.1.2）

1943年4月金大55周年校庆纪念会音乐演奏会于4月26、27日举行，歌曲“我所爱的大中华”、“旗正飘”、“抵抗”及“海韵”等10余首。其次就是黄宜君、于忠海的合唱，歌名为“你又痴我又迷”，黄清雱的歌喉，宛如颗颗珍珠落在玉盘上。再配上于洪亮的嗓音，确实珠连璧合，各尽其妙。其次是范应芬与帅琴高的演奏，观众叫好不绝。女声合唱“山在虚无缥缈中”，男声合唱“渔阳

鞞鼓动地来”又另有情调。此外还有提琴、钢琴奏、二重奏等，最后是大会唱。28日晚的英文剧为莎翁名作“训悍记”。（燕京新闻 1943-05-01）

除了歌咏团外，剧团特别盛行，在坝上、成都市都享有盛名。受到各界的好评。如：1940年齐鲁大学话剧社参加成都市寒假观摩团赴渝公演。接聘后乃于1月28日开始筹备，2月3日组织完成，5日正式参加观摩团，2月6日安抵重庆，宿于张家花园的巴蜀学校内，一周排练，将“寄生草”、“代用品”两剧草草排成。2月17、18、19三日在国泰剧院上演。每日两场，午场在上午，晚场在7-19时。17日午场是星期天。20日演毕，获各界之好评，21日返校。主持为肖君霭翔，推出之演员有田儒林、聂惠珍、刘裕昌、瞿伏安、胡鸣*等。该团还拟在蓉公演二次。（齐大校刊 1940.4.4-16-17）同年西南联大惨遭敌机轰炸，齐大在协合中学礼堂举办募捐大会演。连演五场，由歌咏队担任一场，话剧、国剧各担任两场。话剧排演的是曹禺先生与朱之时先生主编的抗战四幕剧“黑字二十八”。国剧有“武家坡”，“瞎子逛灯”、“宇宙峰”、“法门寺”，“女起解”、“黄金台”、“打鱼杀家”、“御碑亭”。上自青衣、须生，下至丫环、龙套，均由本校男女同学担任。总计收破万元，破历次公演之记录，除去开支，余7427.27元除开支外扫数汇西南联大。

1943年华大平剧社为庆祝国父诞辰及青年馆落成，上演“桑园会”，由杨端文小姐与王治瀛先生主演。记载称：演出一鸣惊人。献花者不绝，场面也换了布置，台下的掌声把华西坝都震动了。王、杨皆闻名蓉城。王君态度潇洒，举止庸容，行腔用字皆奇绝峭拔铿锵悦耳，表情哀乐自如。一言一笑皆倜傥风流洒脱无尘，难怪人皆号之鬚生界之“无敌老牌”。杨小姐向具艺术天才，此次上演不特扮相美丽俊雅，倩秀无比，而做戏尤能俏妙如神，一丝不苟，口齿清晰声音宏亮婉转，颇得平剧的三分真传，尤于唱“采桑”辞时，载歌载舞，若诉若泣，把罗敷女二十年来冷落的幽怨倾吐无余。唱到“……惊动了雀鸟乱飞扬”时，从她的动作和声音中那一娴静而慈爱的心情，完全是无限隐痛的描写，嚼味起来更形凄绝悲凉，观众因而随声嘘嘘落泪不知几许人也。唱毕掌声雷动者数分钟之久，周允文先生的口尚未合住，何文俊博士便跳起来说：“四大名旦也不过如此！”何太太抱怨他，“为什么不早把花准备起？”他说“那个先晓得会唱得这么好。”姜蕴刚教授当场吟诗一首赞之曰：“水澄塔影菊花骄，玉魄情酣锦字桃。一曲桑园天上有，人间此夕绿杨桥”。按青年馆前面的一小桥，姜教授曾积名为绿杨桥，于是绿杨桥边的桑园，在那天晚上则不啻为人间天上矣！至今余音犹绕梁不去，如此艺术之成就，真可说是已臻神妙之境

也。(华大校刊第五、六两期合刊(1943年12月15日))该团还上演过“红霓关”，“硃痕记”，“生死恨”，“法门寺”等，被赞为锦城空前记录。

1942年金大国剧社假春熙大舞台举行平剧公演,第一日为钢生君、至庆斋主、若英君之全部“一捧雪”；第二日为小田君、龙江客之“连环套”；第三日为李容小姐、世玉、若英君之“四郎探母”。此外还有龙江客之“刺王僚”，小田君之“冀州城”，钢生君、世玉君之“贺后骂殿”。(燕京新闻 1942.11.7)金戈剧社为金陵大学学生边疆服务募集基金，11月11日起在沙利文剧社公演老舍的“归去来兮”。由顾群导演，共四场，10日先演一场，招待本市文化界。饰乔绅之剪秋表演惟妙惟肖。饰吕千秋之胡南及饰吕以美之白茜，演技亦甚娴熟。四幕九场，第三幕最为精彩。不日还要为华大女生筹募建筑宿舍资金再演一次。(燕京新闻 1942.11.7)

1944年6月2日燕大海燕剧团上演曹禺名剧“北京人”。演出者唐振常，导演张英。角色演员：曾皓——梁世燕；曾文清——唐振常；曾思懿——李墨珏；曾文彩——毛希敏；江泰——朱习增；曾鑑——卓顽麟；曾瑞贞——陶慧华；愫芳——孙必椒；陈奶妈——金建甲；张顺——秦国星；任敢——王世楨；袁园——陈其慧；小桂儿——赵迺昌。(燕京新闻 1944.5.20-4) 1945年12月6日演出夏衍新作“天涯芳草”，招待成都各大学学术团体。8、9两日为燕大成都复校纪念演出。这已是海燕剧团的第八次演出。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设有音乐系、体育系，在坝上更是突出群芳。音乐系每学期之末向有音乐表演招待会，1944年在5月6日仍在华大事务所礼堂举行。限制甚严，多为五大学教授及爱好音乐人士，无请柬者恐难入座。曲目有：一、田园狂想曲（斯卡拉特作曲）；二、奏鸣曲第五（第一乐章）（勃拉姆斯）；三、夜曲第二十七之第二号（肖邦）；四、阿拉伯舞曲（夷夫勒）；五、甲：夜光曲（迪卜西）；乙：雪撬（欲依可甫斯基）；丙：火花（诺索尔基斯奇）；六、波兰舞曲及练习曲（李斯特）；七、狂想曲（孟特尔仲）(燕京新闻 1944-05-06)。音乐系教师常有个人演奏会，音乐系的学生毕业时也有个人专场演唱会，这又是坝上的一道风景线。

1844年5月13日金女大的舞蹈表演轰动一时。这一天尽管刮着大风，没有太阳，也不曾减少了人们观赏的兴趣。记者作了专题报导：

在加拿大小学操场，四周的人，站着，坐着的，密密排着七八层，中外人士都有。

记者到那里的时候，操场中正是“爱尔兰舞”的尾声，接着是该校体专一二年级表演的“四川边疆舞”，化装的巧妙，动作的滑稽很引人发笑。“美国舞”和“法国舞”表演细腻深刻，都可以表现其民族性。

“春”是体育系毕业同学凌佩芬女士所编导的系统舞蹈，象征整个春天从初春至暮春。起始是一群活泼的“小仙人”出现，接着是“春之侍者”，“春之神”及“初春之玫瑰”。有活泼的“小兔”跳来跳去，有春天的“浮云”，“春雨”，也有“太阳”。“小蝴蝶”舞后，已经是进入仲春，便有“花舞”，“孩童舞”，“少女舞”，接着“小爱神”的“对舞”，最后表示春天逝去的“五月竿舞”。

“小仙人舞”、“小兔舞”、“蝴蝶舞”、“孩童舞”都是儿童舞蹈班所表演的。其中有两个儿童，只有四五岁，刚模仿到第一个动作时，见别人已是第二个动作，那种忙乱的窘相特别有趣。“春之神”、“太阳舞”与“小爱神”是单人舞蹈，其余均为团体舞。“五月竿舞”是各级的联合表演，分成五个单位，表示五月，中央有一竖着的木竿，竿头有许多紫色及白色的布条，中央圆圆围着此竿，每两个人跳着向前取紫条白条，然后来去穿过，在竿上便绕成花纹，最为精彩。舞蹈会也就在掌声中闭幕。（燕京新闻 1944-05-20）



1942年金女还将本校历史编辑成《金陵自传》，由校长吴贻芳在内的许多人登台演出，从儿童期、少女期、成长期到将来之展望，穿插朗诵歌舞，引人入胜。

其他的社团也有许多演出。如金陵大学的金戈剧社为金陵大学学生边疆服务募集基金，在沙利文剧社公演老舍的“归去来兮”；壬午剧社为募捐社会服务专款公演了老舍的《面子问题》，又排演了于伶先生名剧《女子公寓》；华大 31 级的

“而立剧社”，曾为高琦中学增班募捐，公演“新女店主”剧；为劳军济贫公演“野玫瑰”。为哲史系公演“金指环”。在师生联欢会上表演“冒牌书记”；益友剧社，曾为广益中学被炸募捐救济公演“荒唐世家”；三四级级会曾演出过话剧“重庆二十四小时”；生物系系会为募集系会基金排演过五幕剧“生死恋”。真是不一而足。

体育活动也是各校院极为重视的学生课外活动，常以开展竞赛为主，更注意体现其校院精神，增强体质与活力，这里就不多叙述。

华西坝上如此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或许会让人产生“岁月静好”、“歌舞升平”，与国难当头、挽危救亡不相适应的错觉。其实这正说明那时的学生正如齐鲁大学 1944 年毕业，在校歌咏团任过剧务的王大空所言：“那时候，每个人的脉搏和时代同一节拍，生活和战争结合在一起。器势恢宏了大家的豪情壮志，我们从没有一天读死书，死读书。前方的战事一紧，一定就有一批人不是投笔从戎就是卷起袖子捐血，最不济的事也要上街演一出‘放下你的鞭子’的短剧，才算稍稍尽了点对时代的责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即便上述的各种活动中，各类的报告、演讲都帮助同学知晓国内外的形势，能够让每个人和时代合拍；即便在静静的灵修中人们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面对的现实。在文艺活动中则有大量的抗战内容。耳旁响的是“故乡”、“我的大中华”，口中唱的是“抗日”，“旗正飘飘”，一方面向别人宣传，一方面也是教育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责任。

这些身处大后方，丰富的活动也正好真实地反映中国的淡定与抗战必胜的信心。人们没有惊慌失措，怨天尤人，颓废不堪，而是在为争取战争的胜利，国家的进步中健康地生活。由夏威夷华侨李灵爱投资，美国摄影师斯科特拍摄，向美介绍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彩色纪录片《苦干》中，作者在华大校园提取了许多镜头，也反映了这种淡定。1938 年 5 月刚回到成都的加籍教师高子厚，写信告诉在加的朋友，介绍了华大校园的情况，这时北方的学校刚迁来，学校拥挤，面临许多困难，但是他说：但凡日本人能有机会看一眼这里的人们是如何淡定地面对这种困境的，他们应该会深感受挫。眼下斗争的唯一结果，那就是侵略者必将垮台。他们最终的不幸结局只能是：亲手将自己的国家拖垮，并有很大可能会眼睁睁目睹自己末日的来临。（《华西书信》209 高文明的书信）

因此我相信这些雪泥鸿爪是组成华西坝那页辉煌历史的重要篇章。